

王道巖集

三十一

庫文閣内			
函	册	號	類
四	一	三五七	漢書
三	六	四	

庫文閣内			
函	册	號	類
三	一	三五七	漢書
七	六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74
册數	16(12)
函號	317 15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傳

淺草文庫

陳紫峰先生傳

嗚呼。士蔽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牯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焉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蔽。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王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

後具歸重
自書上。傳註
有功於紫
物者。占此齋次
屋紫峰十為最
小章正學由
安溯源必從
元生之書始
以淺說會典
入蒙引存疑
其聖經立垂不
當無疑也

遵巖文集

卷之三十

及

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為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辭。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俵俵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

徒者。往。往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者稱為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為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寧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

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為毋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闡楹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硯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為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

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為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不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裕。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為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

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為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鬻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某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乖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為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某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顯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

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
尚○當○以○有○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
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丘中丞傳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
汗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
時者其事便而見為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鮮濟於
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為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
嚴於衆夫其受材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
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

足以因特而固矯之以求濟趣好足以同物而不忍徇
焉以取嚴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
違時之咎憎衆之謗此魁磊閎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
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
家為進士值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
大夫興慕風采爭欲為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
上直以古人為不足為也賜第未久即授牒知澗之餘
姚縣餘姚於澗東西為最劇公為之績業奮起日升月
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疆聞壤望或愧志不及或傳講
以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為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

通鑑文集 卷之三十一 五
臣相語炙口至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淞東西訪
為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踊企非
不見為賢皆掩於公聲翔于朝遲以為法從滿考召為
試御史閱數月真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
公居其間如楚之在新同臺多自以為不如令下當議
事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僚等
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投雅公
汎如也不適為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
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
化蘭為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徙群公中有

憂國拯世持衡於消長之際冀以負為勝倚助臺中明
於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數凜凜乎有寡助之
歎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
公瞿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首
論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
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
公往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
自是不復與臺論矣及終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
舊少存者因默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
授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九廟

務極曼碩以稱嚴祀制璽書界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
高遷拜南京大理寺丞蓋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
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日暮望以為公
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為計其口誦心存
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內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死
而不叙收甚於已之失位而咋舌決齒於怙權妨賢之
夫如不欲與其立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捷出傍聽
激竦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
學董役有以黽竭自効得不以極言充責意氣雖過而
怨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為中丞巡撫

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晏之風官司相蔽給
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為市苟娛大室要津交
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暖穴竇關節
探室解剝無毫髮遺失汚吏猾豪營構巧秘狙伏鬼倏
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砮矟昧阻冤苦疾痛舉在目
前戶行家到未喻其悉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為公
折訕公尤思震動恐聳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
功庸然後與為寬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為嚴而愛
不濟者也蜀人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迅
發精采先於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擢總制兩廣

朝論以張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
思中公而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
之蓋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為多威以宋
張乖厓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
張然張易嚴以寬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後
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公為
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耳然以
武侯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知榮乃限
定之餘公所施為正不為悖而獨執未究之意以訾備
據不終之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產未終三年而且用
以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二
矯之疾雷破蟄享昭蘇之快自是瑰偉絕特不愧道說
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濶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別
精審細入曲拆具有條理憂時憤事殆不可堪而罷貌
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為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
姿態俊發有以踰人晚善為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
篇出皆可詠也其最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摘
抉情偽元本法令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聳服側聆者
省畏張公誠民集王公異斷今不得見度公所移駁當
不慚也天性篤至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

則跪不以既貴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第如子一門之內肅敬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爲媢寢無飾容待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爲制者於族媼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謗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於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無按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爲名將而論留馬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者所讒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故相未蒞張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公所欲收嘗語公得君與我閱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至大官公還臺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召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淬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頡頏之

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謗對參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疊疊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不足為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孫季身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復出也

黃梅源翁傳

又漢之外別
共一種風韻
筆墨洒然有
出塵之致

梅源翁姓黃名以盛字大宗徽州休寧人也以季子方伯君福之貴贈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然人追敬翁者不以贈官故而猶以其所贈未足以償其所積也方伯君以直道清節顯於當世然人追誦公者不以其子之賢故而以為翁之隱德乃能有是子也休寧之俗善賈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浩穰鉅麗下至絕陬遐聚險昧幽阻足殆遍焉要以射贏牟息美服食輿馬僕妾營良田好宅或盛燕遨廣結附以明得意相矜為賢翁生其鄉故亦為賈然其意不為相矜

以利獨爲二親故行賈以爲養也言信情忠遊江湖間人莫不以爲誠而任之其規時合變損益益虛巧而不賊雖不矜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以有餘貲足以娛其親矣乃棄而歸專意以養父存耕公母周氏存致其愛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皆出至性有好禮慕學之士所不能勉而到也事二叔甚敬每食必先之曰吾父之所愛也其妹之子孫家落矣翁資以貲使其長子雷挾之以賈家落乃起曰吾父母之所愛也鄉人有乏輒貸之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入者捐之焚其券以絕其後曰吾父之所教也教其子必以循禮好善於諸子中察其季子獨賢而勵之學曰吾祖先父母之所望也晚歲卜居霞關闢裏田之田數百畝以耕焉廟寢堂室構之必合其度隴畦溝塗墾之必盡其力子弟僮僕用之必悉其情鷄犬羊豕食之必得其性樹木蔬蕪藝之必遂其宜不奢不儉具適儀節用天因地智術刊除前亢後遺情事完安翁蓋自是老矣裏田之最勝者曰梅坑泉出石中溢而爲塘環塘古梅數本根礪礪而枝輪囷幽姿異馨與水相映其清瀾澈公尤樂之行吟坐嘯娑娑其下忘其時之邁也因以梅源自號亦以見志云翁之跡賈也而其意非賈也惟其意不在於賈而跡姑託焉

故其行特不類於賈。非獨賈不類也。有為士之賢者所不能至焉。予懼世之知公者。以為因其子之貴而尊。因其子之賢而傳。且溷以賈之跡。疑翁也。故特為之傳。以行焉。庶休寧之俗有所慕而勉哉。

柯母傳

教必始於閨門而婦人之言行不記於世。則何以教焉。疑古者於女有史當與士也。偕重而兼行。而婦人之忽不見。記殆史之失。與左氏於書尤為取多而志繁。而所記婦人之言。蓋介之推叔向公甫文伯三母而止。爾歎也。之母著之為特簡。其二者猶因子推羊舌肸之事。以

得併著不專為婦人記也。其寡且略如此。所記者特其言耳。豈其時教化尚存禮之在於內而可則者。婦人習行之猶多。惟其言之深切事情原本名理為有士也之德。所以貴於婦人而可記也。然則所謂女不言外而內言不出者。固以女之好哲而攸遂。而其所言必其不可以出而亦其所不得而言者耳。至其切事本理而有益於教。固其所可言而亦未始不可以出也。以其言之獨為可貴。記者不得以多則知其能為言而失於傳者為有憾也。而彼左氏之博取猶失之寡。如此則知其有可傳者之聞於人而人不能傳之。以待史氏之取亦為有

失也惟其衆聞之而公傳之則婦人之不泯於世爲有
可冀教之所起其必由此夫吾所爲傳者今憲副青陽
柯遷之君之母羅孺人也孺人既歿而其言存於今由
遷之之向道篤學克存其言其以道爲可信而學之可
爲以發遷之之智而果其志由孺人也正德間餘姚王
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其以御史中丞靖宸廢人之亂至
池州孺人謂其子曰是以道鳴東南者盍往從之如因
斯人卒得有聞汝其不爲今人矣富貴何物徒乞乞章
句記誦間與庸衆人同趨好也遷之君既見王先生盡
得其言今以學鳴於時王先生之舊遊高第多以遷之

君爲畏也始王先生倡學士大夫之不知者聚爲訕嫉
其賢者亦以異見相攻蓋今雖盛行而譁之者猶不爲
少孺人獨於其始倡之時使其子往學焉而其言如此
豈不賢而可傳哉孺人於事舅姑孝相夫子敬而能敏
接內外族姍之屬親踈等殺有節尤厚於恩馭僮婢有
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予特著其言之可貴者以附
於左氏之義以爲世教予觀左氏所記三母介推之母
獨能與子偕隱不爲援怨非有以發其子也歟與盼均
爲有賴於母之教而一取備官之歎一蹈尤物之禍卒
不足以副其教而叔向之母反以料子之凶見名爲智

又其有不幸者孺人能教而遷之君善成之不獨其賢過於左氏之所記而所享報其所貽有可貴者是亦不可以無傳故爲之傳

易翁傳

易翁無一命之爵百鍾之藏以爲人福威處地不廣言之所加在於族黨閭井之間耳而所以加諸其人者言而已美言之勸人若受粟帛之賜其以爲戒則耻甚於箠撻族黨閭井之人少於翁者舉以爲父兄翁亦父兄其長者至其言之有益於人之勸沮雖爲所父兄事者不敢以齒自老故少翁爲不足聽也出入作息貌笑飲

食無異人者其所自爲崇舉廢居積取羸自給世所謂求財利之事也族黨閭井感愧於翁言者其人私相間語云翁何所異使吾與若能爲勸沮如是翁所自言則曰吾無他異惟於事心所可則爲之其以爲不可不敢爲也於人所爲心以爲然則口云然其不爲然不謬曰然吾果何以異人也且所爲勸戒於人者以爲與鄉人之道當然耳固敢導其所爲禁其所不爲哉翁歿既久之及事翁者猶曰吾父兄云俗趨益降敬讓敦朴之風微少者凌長卑者藐尊視勢財腴瘠涼燂爲隆殺而機數權力相長雄傾危者得志則榮樂失志則慚縮雖

福以粟帛威以箠撻猶無益於勸沮有云聞善人之言而知勸沮如推舟於陸其說必不行矣則翁之風其可使遽泯泯不存於世顧以所處卑約行事忽焉而不記耶於是為作易翁傳翁名某字某

鄒宜人傳

無錫華子潛君之母鄒宜人卒來哭甚多無不哀盡者宜人以其夫奉政大夫公之富其子學士君之貴享年至於七十有七所治家事廣體鉅歷年且久恩愛所慈卹禮際所遇接無失其宜故其卒得哭於人多且盡也奉政公富矣而子潛能以才學自顯於時不以財掩其

名子潛既顯能以修潔謹厚自立遇讒而蚤退不以巧容其身由宜人教之然也宜人於其家所躬執常在紉紉績緝烹割調肺之物而廩庾庫府精稻兼金文錦良器之居畜度藉出入貿徙無漏籍賦僮婢以職常以微言感諷不役以威鞭朴弛於閨庭其所任職者莫敢不自督智者効計力者用勞嚴於課責貸人每薄其息收利逾厚售物當直矣復少益之輒得欲售者來歸槩度所予直卒不為損其寬而不急德稟良然而終以有獲於予之為取之權固有合者又其才也易設家人之卦其辭告人以為家而繫富家之吉家人之義歸於正家

而富家之道存乎辭則所以爲富蓋有正焉夫其用時
因利以索天地之所出分事起功當物適節生廢品而
洽百禮而婦人能之豈苟然哉家人之義初以爲子閑
其法於下上以爲父制其威於上而後四之爲妻與母
於內者得以治其間而富焉宜人於夫與子之間有以
教且相之使學士君察與其兄典簿君宇得以閑其政
奉政公得以制其義而偕享富家之吉其所成所助如
此不獨能以其家富而已是可傳也

石淙貞夫小傳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或有問於石淙子曰而之
不室其爲思乎曰哀有數而情有極日遠日忘吾豈能
無與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之是耽而不士
也使吾思之不忘雖有室猶思也已忘之矣雖不室猶
無益於思也吾豈爲是哉然則其惡敗乎曰配匹之倫
人道之大也制義而能別士之事也豈以有室而敦德
哉吾少也有室苟能不敗豈其疆且艾而惡之且人將
於是觀行道而考刑家焉若之何惡之然則其慮患乎
曰世之以繼內禍家者有矣而以福其家者亦不絕于
世吾安得獨疑人之女之不能爲福而過料其身之不
能與人之女共福也而先爲慮以絕之非所聞也然則

其養生乎曰吾養備而動時則六氣不能病之矣且夫
交接有節而和樂不淫衽席之上固所以安身而定命
也必欲絕倫偶配合以養其生是異教之所云吾不謂
然也或者不得問曰異哉夫人也吾見世之不更室者
少矣其或有不更室未有不居一於此者矣夫人也皆
不謂是也不亦異乎於是退而慎其實曰是必其人微
而名家莫之與女也則石淙子之門獨名於州州之巨
室慕其德而願以女侍巾帚者皆是也是必其家貧而
力不足以具財也則其家故饒於貲粟之積於場足以
振四境之乏而無不給鰥夫曠女待其資贍以有室

者不知幾何人也是必其子頑而持其父使不得娶也
則其子長而且賢日夜以請於其父欲有母以共朝夕
至不得請則屬其族人父兄外姻子弟交游長老以為
請而石淙子不變也是必慙慙侗蒙麋鹿性而山谷姿
好去人倫而專娛窮處者也則石淙子方以恩禮敦叙
一家以及其鄉之人其祭祀時而媻睦厚賓際不倦而
望守相親非所謂好獨而離群者也或者渙然以悟曰
夫夫也其抱貞而處載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以
物累質其樂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跡滑其天故未
嘗不重思亡故行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自矜為人之

所難能而不以惟自異吾不知所以命之疆而名之曰
貞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行狀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行狀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
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
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
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千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
徙餒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
銀以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

曰我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耶公子偉信撰次事行以授公之友人河南叅政王某哭而拜曰惟先公與先生為僚先生知其平生今在河南又知先公之所以死者義不得辭也按傅氏有家於遼東之蓋州者莫知始所以徙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為廣陵人者則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以公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為孺人唐氏故嘗為贈給事公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年進士召試授禮科給事中由進士為給事中非有學行器識為時所與者不得入選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大計而畧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最著者論邊事一疏至為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讓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今法邊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法率不敢見虜欲以求免亡卒虜無所畏得以暴苦邊民宜制自今虜入境能率所部卒格虜者雖亡十人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虜者即不亡一人猶坐之 上允其言著為典以行於邊八年寇入宣大二邊將領亡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中一員往覆視之以屬公 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兵劉淮者嘗格

虜有功亡卒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于典得免坐遭母
唐氏之喪解職十一年復除禮科給事中十四年遷工
科右給事中未幾出知太平府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
父老攷問風俗以興學教人爲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
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爲考
校文義前此士之不薦于鄉者數矣自公爲之科未嘗
乏也俗好賽神所費不訾公諭之曰何不以此充爾徃
費之輸而以其餘養父母育妻子而爲此糜爛也不改
吾且刑爾俗以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爲民請命於神
一禱而雨其治獄不事鈎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
獄不受其郡所治惟願得公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
莫不稱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
私財粟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
佐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濱於死者與之財
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旣不
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内或欲拒之公
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以餘粟
爲粥於野以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者撫臣相
繼以公賢薦于 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淞江按察司
巡海副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繁鉅不可究

詰本以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惡險不能至也
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乘巨艦擐弓矢出入風濤中無
險不至擿伏抉隱懲怠勞勤為申立條法於是在在肅
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甚多其脩置戰舶收給
月糧之法出公精思已著為令行於瀾至今守之以毋
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授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
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
為信陽綏拊擊斷與瀾直異其能收拊軍民多得賊則
如在瀾時居未久陞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
操切而專持大體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復以
貸免公收鞠之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好官以忤
當道意為奸人所構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道所欲
入宜勿與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
歲中遷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而以巡撫王都御史杖
宗室子事連罪左授河南叅議遷河南副使再遷江西
叅政蓋公於河南久矣有德於民甚深赴江西也軍民
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西遷
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南軍民
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果為吾來
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荐罹大災必

得寬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畀公然公自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履山谷爲暑所中感寒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故其蒞河南不能久而據捐吏民公內行修於天性尤篤初贈給事中公歿公尚少而公之兄曰釗曰鏞亦先後卒唐氏孫氏二人相依公孝養備至尅志就學卒以成名爲親寵榮其居唐氏孫氏之喪哀毀踰禮以孝聞居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內雍雍肅敬諸子侍不威而嚴僮僕訢訢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者莫不敬讓之其斷獄每傳輕文不以得情爲喜與人交溫溫若恐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書干中朝貴人頽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叅政以至爲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囚遷本出太宰靈寶許公所知大宰故爲左轄於淞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也公諱鑰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生子偉繼娶畢氏生子佶皆能讀公之書補衛學生妾張氏生子佃女子四人長適廣陵右衛指揮葉大亨之子鳳儀宋氏

出次許儀州前衛指揮錢鏜之子某其幼二人未聘皆畢氏出孫男廷言偉出也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行狀宜詳之
則恐於散漫
以法不謹嚴
評而法此文
有焉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戶部主事轉負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為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三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氏孫女一人漢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蘭聘僉事黃鰲女孫女三人冲懷娶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戶部主事徐榮長子用賓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東啓皆出高氏涉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淳懷未聘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塋于東郊王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嶷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媒

嫚之語不敢至其耳。為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
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
跡所履。直於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
其顴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戲於前者。友
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着袖中徑歸。友人謂其
為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篤於天稟。而修之
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獎待溢甚。
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
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相
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
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
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為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
近於榮利已如此。為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
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貨贈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
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
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為贖。公拜而受之。使還。
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
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為姦利事。憚公嚴格。數治
酒饌為好會。冀娛公意。公舉盃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
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為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

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
貴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為得職。每舉公
官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為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
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饗遼左。
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
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
公已為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遼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
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
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為逆瑾憾。沮然公
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

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
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
大夫習於晏熙高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為難薦。
紳容嗟瞻。送填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
迎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
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猶不當其指。目數十
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
能俟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
自與莊安人昇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蹙蹙然行也。
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為乏使。欲以用勞為小孝耳。

且吾自勝之。不為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為逸樂會。多
 微時所交。公親為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
 必自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
 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
 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為挈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及盛
 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煑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臧獲
 迨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阿扶。叱咤不至犬馬。服御
 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
 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為。益怒。公惻怛寬曉。曲為掩護。父
 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

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境
 擁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
 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
 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渥丹。立者垂白。七箸盤觴之奉。
 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為不
 及。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
 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
 公應曰。吾養二親。身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
 老而為子孫謀祿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萇為吏
 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傅方公

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遷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壒。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豔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淫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有及物價市利。羸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於陳說理道。揚榘風雅。亶亶有韻。如巨木撞鐘。鳴聲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爲宗。雄偉與徒。其語所獨到。斲破規矩。亦自爲方員。

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爲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下接。好獎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語之工。寵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其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褐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公饒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爲豐。旣入仕。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爲先進之交。

及去如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倬是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九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為庶孝人也。公之林不見於位分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為鄉黨閭里所誦誦。其誦誦者。不過以公為有至信篤行高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何如。使公當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卧不起。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為重。必馴致通顯。有當世事功。然

公去之蚤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舍去就。豁然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功。彊敏博達者之所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九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為殮。諸子貸於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其墓。鬻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久不能興。竄伏草莽瓦礫。而寓其孳於他郡。侯王公士俊。蹙然歎曰。及吾為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指贊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某。應曰。

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殮。又爲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廡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歿而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日月有期。敢塗將啓。謹次序歷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請銘公之墓。俟觀民風者采焉。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東溪陳公暨配贈太孺人

賴氏行狀

公諱樂字堯和號東溪其始由光州固始入閩爲泉之晉江人而定居於南安之梅溪山者公之五世祖君錫也君錫生維善維善生懋懋生英英生恕號梅隱府君公之父也世有隱德不謀榮進公爲兒時即卓犖奮發斬以藝術自致脫跡畝畝之中治毛公詩心好之日夜誦說解析聞有爲毛詩學者即購得其書閉戶讀之猶不愜其趣廼裹糧徒步往莆陽尋師留館卒業非歲時祖考饗祀父母誕慶疾恙未嘗辭歸雖新有婚無毫髮維戀意四詩之旨大明文采蔚起試補邑學官高第第

子蒲士與游咸讓公公亦喜自待而值督學憲臣某好立威諸生就試無大小過輒以櫛楚毒之公素負氣鯁亮以爲非待士禮投筆裂帛棄歸山中學官具言陳秀才經明行修不可使去有失士之謗憲臣遣學官招之公曰所以不試者欲長往以明志如往而復返是要上也竟不返內子賴氏恚謂公本刻苦讀書爲宦達乃不能小忍以就大事公顧笑曰以老萊子有逸妻而不能爲乎而子尚稚然氣貌異人吾志有屬矣胡必自爲賴氏諭公指相賓怡怡有考槃之歡其後賴氏卒而公所屬志稚子已長起家爲嘉靖十一年進士以材行風節

著於朝是爲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君儲秀也 明堂禮成覃恩廷臣封公如其子官追贈賴氏孺人御史君方銜命出使二廣督視諸州軍事過家覲省族戚士女皆來會公衣繡衣冠豸冠尊於中堂御史君跪奉觴壽榮樂備至人莫不嘖嘖歎慕公竒其信已之决識子之早善御史君之能立身以適志而悲孺人之不逮榮也梅隱府君以室曾氏未育娶蔡氏副之公與弟禮良皆出蔡氏久之曾氏生子澄公左右事曾氏無方俯與澄友率因乎心曾氏感而愛之其在曾氏忘其爲蔡出其在人不知其非曾出也君梅隱府君之喪號慟摧絕弔客

不忍聞其聲治喪取宋大儒朱熹所輯家禮行之里人漸有化者居曾母之喪致哀守禮如居梅隱府君亦以所喪曾母者喪蔡氏卜葬得吉地龍蟠虎伏水來自前抱縈不洩合堪輿家言其地乃在所居山中人跡之所交積數百年無從發之實發自公人謂造物秘靈孕秀以嘏孝德營治窳域志於無悔不惜費鉅又不與弟兄較計問費孰當出幾何立鄉塾以待族子弟之俊而來學者塾師之至賴公安其身以尊其業姊妹二人其夫之卒待公之木以殯其遺孤之居公之所築其衣食公之所解推二氏之甥戴公如慈父絕不以色見德自謝學官還山所以爲生不越畜字播植之事力勤用紓生日以厚歲凶弛租予農人不責常數農人皆願田公之田田以益墾與人居晏晏敦至赴人緩急無愛於己不爲岬絕幅斬之行亦不爲燕惰阿媒在衆中有所論議意不乳入必明已是不苟合以相徇好告人以不善以故多齟齬然其開豁洞露肺腑畢見亦莫有怨者或初不能平而后深以爲恩以子封既貴矣朝衣冠取如制不隱君賜而已未嘗爲華侈自張鄉人舊與公游不見少改於故至城府與郡大夫諸縉紳爲禮非意所好每出山不數日即反曰是吾所安也御史君在京師使

出過家公寓書累幅立訓踰時要以守身奉法完潔正
直爲本不依於他未歿前數月自搜篋中所藏貸人錢
粟券火之不復籍記名姓後有自言願入所逋御史君
以公意罷之御史君竣使事還公病作然不害也趣令
疾行不欲使命宿於家御史君不忍去左右留侍者久
之而公病甚啓手足以歿士大夫賢公勉子之義與侍
御君奉親之終爲得于天者厚也孺人賴氏實生侍御
君賴於邑爲巨族孺人生而孝敏在姆不煩幼習書操
筆輒成點畫授孝經列女傳誦不待數已能舉其文父
母鍾愛甚不欲以歸九人選而得公公之游莆陽孺人
不以媿婉之好係公且贊之行堅其久於外而母數其
歸以身任舅姑之養公往來莆中專於前向而無還憂
經明文起由孺人之在內也其謝學官還山孺人始以
大計望讓公及感公言幡然以隱居爲娛佐之侍親力
本識有過人者事舅姑曲得其心一錢尺帛不入私橐
惡衣糲食以給朝夕父母之口體常足於甘煖曾氏性
嚴公又非其出也有意苦孺人用察敬怠孺人既孝謹
又敏於事曾氏不能苦之亦不能得其過愛孺人滋甚
公友諸弟孺人內諧妯娌以悅其心一門之中嫡庶並
處無異言聞於人梅隱府君之病公游莆陽未歸孺人

視藥進食目睫不交迨於累夕忘其身之妊也梅隱府君疾革遺金百兩屬曾以此爲樂兒游學之資孺人方哀毀不即取公歸無所得孺人終不言侍御君幼即以嫗煦爲慈課督嚴急誦書非夜分不遣就寢躬執女紅以侑之間則跪侍御君於膝前語以人事興衰家世起伏及公自負氣謝學官之故且曰父已屬而大計矣語畢泣下沾襟以激其志接內外族姻有禮馭婢僕嚴而有恩自歿至於今餘二十年姑姊妹弟姪與婢姥之造事孺人者言之未嘗不念且涕也是可以爲賢已其始識侍御君於京師君方爲進士心敬而友之侍御君語及其母之賢而不逮養涕泣交頤使余不忍舉首視丙申巳亥歲余兩以徙官之便歸覲獲見東溪公明直寬溫有德君子也至其論世風得失民生利病人行事上下目覩手捫井井然可施於用但跡不遇耳侍御君以善爲養而心能樂之不以世俗臚腆榮豔之態薄望其子而卑待其身尤非人所能及而余獨以姻婭游從之雅察之爲密而聽之爲詳而知侍御君之著於朝者固有所本於家也公生成化巳正月七日卒嘉靖庚子八月六日孺人生成化巳亥五月十三日卒正德丁丑九月十五日生男女皆三人廷實廷果蚤夭長即儲

通志卷之二十一
十六
秀長女適晉江林續春其一人亦天公繼娶蔡氏生子
儲材補郡學生儲秀娶晉江謝子警女生三子長孚秉
聘某之第二女次啓秉聘故南京通政黃河清孫女次
憲秉聘刑部主事王時儉女女三長適郡庠生賴統次
許南安王賦之子次許戶部主事鄭普之子儲材聘安
溪林森女賴孺人之歿東溪公以嘉靖戊子十一月十
日葬之梅溪山仙雉原其葬未有誌御史君卜以嘉靖
壬寅月日奉公之柩合塋以從先志而以世次行事屬
某曰願有述也將以請當世大賢君子之有文辭者銘
之謹譔次如右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蔡勉菴

公行狀

公諱祐字體順別號勉菴晉江人以辛酉鄉貢進士始
仕爲廣州新寧教諭改杭州海寧遷湖州府儒學教授
致仕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高祖子和曾祖
真生皆有隱德祖紳由太學生爲廣州照磨居職辦治
材浮於官父寬號恂軒母梁氏公生於成化癸巳正月
九日卒於嘉靖庚子七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八未卒
前兩月季子克廉道卿君以留都主客郎中拜貴州督
學之命便歸覲省公尚無恙道卿固留不欲行竟啓手

足以終大事公生而謹重醇慤爲兒時處群中耳目瞻聽無邪群兒皆貌之不敢狎梁孺人早寡以禮自防專室而深居公年數歲哀不見其父拵泣發憤期於成人稍長讀書記誦甚敏尤深於研究抽心繹腑如絲有緒循而緝之丈引尋續綿綿不絕家貧不能得書梁孺人斥嫁時簪珥易之猶不能多買公就肆中取觀他書良久還書市者問曰君已得書耶乃還我書公略舉一二篇誦之不失一字市者笑相目曰蔡君乃以腹爲經笥然不以敏洽自喜專沉好思每一編書諷讀數過人見謂了了猶披玩不置卒與人說近證遠喻左參右伍窮極條貫煩而不亂人服其精約不知其敏若彼所居一齋兀坐竟日庭中草長數尺或招之他往輒却之曰吾方與古人相揖對於簡冊之間何暇從諸君遊乎聞田南山先生以虛齋之易講授往從受學既盡得田氏學問以新得與疑義走問虛齋虛齋先生曰我學蓋如是遂傳虛齋之易推本其說弘演房通轉以語人戶外之履常滿弟子以百數十輩其去爲美士成材自致通顯由公發其指也潛心大業以興起斯道爲已任嘗曰聖人可學而至學者勉之耳因自號勉菴篤信力踐惟古人之務同不以徇俗爲意最好宋大儒朱氏家禮講肄

行之家貧其於作堂寢具器服物品不能如志而意常
合歲時朔望祭薦謁告其先如其存時齋戒撰具視潔
告成必敬必信冠子祝以三加宿賓醴父母有儀諸皆
帥是惰慢之氣不設於體行旋周折具中規矩造次未
嘗見其疾亟變武作息食飲具有常度微至儿席杖屨
所常安置不越尺寸大會廣坐談端蚤起沖沖似不能
言有間少寂徐出數語情忠事核坐中莫不側耳談者
或爲之息或衆噓盡誼獨頹然面閔遇有發意見齒而
已推誠遇物終始不見有片言之二其行未嘗欺人亦
不逆人之僞事梁孺人左右不違身與妻子食菲糲之
食上堂之味必備旨其告方而出及時而復雖暑甚倦
極不脫衣冠而侍恂軒公兄弟二人其弟不善爲生議
斥居宅賣之涕泣固諫不可乃從之賣盡歸直於叔氏
而奉孺人獨居一室備極窮阨叔氏耗其賣宅金盡徒
手來歸又羸然瘵也公見惻然曰叔氏何憊也虛其宅
以處之躬調湯藥食飲以進不以傳染爲恐叔氏竟病
卒竭有無以殯之孺人屢嘗爲叔氏所苦見公待之如
此顧謂曰善斯汝父之弟也雖我亦不以往事爲念繼
而泣曰廣州公有子三人惟而一身耳吾所以困苦勞
瘁而不悔者爲蔡氏之祀也亢宗榮親是在汝矣公長

跪大哭奉以周旋辛酉舉于鄉赴春官名在乙榜公欣然曰亦足以爲吾母養矣遂赴銓授廣東新寧縣教諭奉孺人往孺人心樂之在職二年孺人以疾終哀毀踰禮諸以貨賄爲賻銖髮無所受匍匐扶喪歸值道梗前後行者俱陷賊中獨識公爲賢孝人相戒勿犯孺人之魂無恐新寧故稱乏材公親爲講說經訓訂論文藝循循誘獎不爲頑惑有所厭怠而以明德爲本躬行化道之未及再歲士皆悅附動變其子弟以不知詩書爲耻其父兄以子弟知詩書爲榮自是士屢以名登薦書聲物與諸名邑鉅盛相齒其教海寧不異新寧科指士之

嚮慕興起益倍新寧時比徙湖州諸生爭畫像乞留衣帶其教湖去湖亦如海寧時自安定以後師道之廢久矣公來而學者各自以爲得師始知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士有不能爲仁義道德之言者則慚於其輩在浙十餘年監司考第兩浙學官輒檄公第一而中丞許公銘督學盛公端明尤爲知公相見必稱先生不以屬職目之公已倦游思歸力乞致仕盛公貽書相勉竟不可留湖之士大夫弟子相恨以失明師監司長吏亦爲湖州人士恨之歸日囊無百金有書數卷而已力行節儉以課子姓常着故爲秀才時衣履以居於世之紛華富

厚泊如也以道卿君貴封主事公不爲加惟衣故爲學
官時衣帶以出或徒行道中人莫知其爲封君也道卿
仕宦最貧而才名日盛公聞其貧也喜其名盛也憂道
卿爲比部郎中守法失上意詔逮廷杖之公聞其杖
而將死也憂後聞其不死而竄也喜公於愛子其憂喜
若此家居春秋高嚴勅不渝一日鷄鳴必興危坐堂中
諸子升揖考問所業加以訓戒道卿仕宦十二年蔡氏
無子弟僮奴爲鄉里所苦絕不預聞外事鄉人有所好
惡相虐爲仇惟恐公聞有以公聞恐之或相謝而解其
聞于公而得一言之平自以爲無怨不以聽於有司公

道成德尊道卿宦業日起然人敬慕公者不以道卿故
而公所自處亦不爲封君也有宅一區曾祖所遺以蔽
風雨無以處諸孫公獨屏居廳側田數十畝僅給朝夕
歲凶至貸粟而後給公恬然自得而室人亦不以謫公
蓋公之道行於妻子矣田宅旣無所益而內外族姻貧
者數人待公之粟以食割屋地數十尺以與少所受經
師何氏處約而好施其天性云其在海寧友人典銓欲
以無錫縣尹授公以書問公意所欲公佛然曰是問何
爲將以爲市耶不報卒不果授而徙湖州故公前后十
六七年仕皆不離於學教績最著人亦以是知公而公

在新寧時當道嘗檄公攝邑事公檢校簿牘所當上聞下施條其可否所宜張置自署其指以授群胥使治文書且請且行吏目動相懾不敢為奸受賦徵徭與為期約不督而集數月之間邑以靜治其小所試輒以効見然世無有知公之才者則公之所蘊其不酬於世豈少哉公之歿學官弟子以公之德學行誼列上官師轉聞監司部使者是之令官師以禮俎豆公于學宮泉之士無賢不肖長少知不知聞是舉也皆曰宜嗚呼論至是定矣公本守朱氏學而道卿聞王陽明公之學於諸友間歸而於家庭論之公不為然論久之公喟然曰是非

王陽明之學而宋周元公程純公之學也頗嚮意究竟而遽以疾不起嗚呼惜哉然公所自樹立已卓然為時名儒是豈不足以死耶先大夫實受易於公之門荷知獨深而某與道卿為友公所進以為可教也嗣世通家公之歿不得臨殯而哭慚負恩誨惟是講習公之事情為詳又僭能窺測學術之一二故敢掇緝懿跡次序其語以自附於門人子姓之誼且俟銘公之墓者采焉謹狀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愧虛先生行狀

先生諱時中字嘉會本江西南城人南城之易自太原

徙東晉後周世有名人宋淳化淳祐間仕尤有顯者其籍於晉江由凱二公以歸義入泉是為先生高祖生道童應觀是為曾祖及祖應觀生欽贈文林郎夏津縣知縣父也母胡氏封太孺人先生生而醇靜不與凡兒狎毀齒從師塾遠於家往來早暮不失晷刻行過市無遊視躡步坐市翁媪竊識之終始如一日曰異哉誰家兒在塾執業熟矣猶守案坐誦同塾兒誘之嬉不可或靳之不為忤時摘誦數句不絕口傍兒笑曰獨此數句患忘耶應聲曰誦久有味非為忘也塾師駭問之知其性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心所通矣比長彌究經訓潛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以儒學倡明一時尤精於易從游多名士先生一旦不介而謁公廁於末席方講孟子知言養氣之章公舉以詰先生酌應有條理公領首久之同輩皆側首盼末坐名為之誼公語諸名士曰晚得此士吾易不孤矣呼為小友尤愛其德性自是游日益親有同列所不得聞年四十始舉嘉靖壬午鄉試蔚然為碩儒舉送官皆大喜以得一人而榜重也已丑乞授東流縣教諭邑介江陘守陋鮮文先生日坐堂上質難諸生經傳諸生矐目不能答因為條拆大體敷暢微旨歷舉前人訓註孰得失以相証發諸生皇汗沮屈先生

彌下其意易色牖之隨材導接不困以所難諸生雖終
窘於文已知据經演訓矣則爲開說文行先後榮華本
實之辨諄諄懇悉遠利秉禮身行其言不以空言感諭
人者諸生傾聽轉相語漸以不義爲耻後進今有記其
言邑鄉大夫宋御史公邦輔疆直廢居清介絕俗與先
生游甚密去東流贈之文條其美十二曰明道術曰復
古禮曰育英才曰敦風教曰擇師範曰優儒紳曰揚節
孝曰禮耆年曰篤孝思曰協寅侶曰勸廉靜曰廣慈惠
不見其文而數其目師儒之美具是矣宋公以爲無愧
詞也浙江甲午鄉試聘先生往內簾權積輕久考試官

有其號耳先生正色舉職精閱而決取外簾不能奪所
得皆名流乙未陞夏津知縣歲旱蝗大起先生視事吏
進牘白署揮之曰非所急也即出舍素食白衣管屨徒
步請禱有神必舉從者不堪瘁苦先生羸然病體獨勝
之精誠至而忘其憊也天乃澍雨驅滌敲厲蝗去而邑
得歲齊東最患役重括民屋居桑棗牛馬以定戶上下
先生惻然曰役非吾所得遽蠲惟毋使司役籍者妄上
下之庶以均爲寬耳籍出民無以役不當戶愬者受田
稅使民自執量權主受者莫爲虐邑訟故寡先生曰吾
爲之民將多訟人怪其言戲每訟至者卑隸屏立廊下

杆偃于庭民不怵威情實具吐即以其曲直還與之鞭
贖都弛其重者撻遣而已民有欲言於官爭來言得其
言輒去庭中絡繹有言者民始曉邑公無戲也上官多
移獄夏津比罪必於情法不視上意所向獄比上或忤
意被譙讓恬不爲改卒如所上其愛民惟恐費之視一
錢如膏血至葺治城垣脩飭學宮有所當費以義諭民
使自差次出費民悅而事以集獎訓邑子如在東流復
爲延名師餼幣不以費邑子弟彬彬多成材暇則蒐訪
故牘舊聞輯次成書而夏津有志邑之文物遽有稱東
郡化去昔陋武城大水檄往視之具以實上監司迺撫
臣意憚以災聞駁其議先生仍前議益以危苦詞持議
踰境謁監司言武城窮哀狀曰稼爲棲苴彌望汚洳矣
民脫魚鱉者尚露立窟伏忍不速救武城其無民乎聽
者始盛氣待之卒內慙感動得奏賑蠲其循心而行必
守所是不顧計他人喜愠事多類此云在邑四年撫按
交章論薦吏部覈其廉良召試臺諫先生以年自實不
就試當得卽曹而澹靖無他門竟除順天府推官京兆
俗雜難控馭臺省諸署臨之期會繁數人謂夏津之治
非佐京兆所宜先生曰京兆視夏津大小殊耳民貧急
當恤上官異同多不可徇吾以小治太第恐弗勝無非

宜者所司刑法常兼治他司多猥微俸索勲戚璫寺寄
屬紛拏霽顏侃語慰遣之失所屬而不得怨隨事採補
施澤少而力尤勤俸篋屢空貧於鄉人蓋京師浩穰游
接十倍夏津其不取如在邑日故昔無不足而今之都
御史胡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勘先生被旨蒞事窮其
奸狀贓數千在位有為胡左右內憾之謀中以他事生
生方以母老憂念疏乞終養都人榮其去先生去夏津
人思之繪像以祠寄其思於石臨清林比部公瓊實書
其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為比蓋確論也人聞舊邑公乞
還老稚不戒而集牽攜數舍迎舟於河側曳挽後先持

粟脩脯以獻先生為啖一二而受之皆叩頭大歡聲
載兩浹循河纍纍不肯去及去哭有失聲者時金陵王
公以旂以中丞赴留臺聯舟河中嗟嘆之為賦詩有斯
民信是同三代循吏元非拂眾情之句至家築一室奉
太孺人以居昏夙起居出入告省有恒節造次必於親
側視所敬愛竭其情禮友二弟掩過掖美用意曲至家
人有不及知捐父產與季弟買田贍寡妹之守節者保
誨其嗣子如子故給事史公于光之夫人先生姊也事
之如母異母姊二人家皆落審力所能營護周旋其間
皆以權太孺人之心太孺人年九十一而終先生行年

七十矣毀瘠殆不勝喪弔客悲之送葬徒跣扶柳車哀
動行路宗黨稱孝焉夏津武城二縣人思之不置列上
其政士民無異詞祀先生於夏津儒學之名宦祠武城
亦奉主配故郡守陳公儒之專祠世侑享焉去而見德
久而不忘豈私智小數所能致哉先生生成化癸卯十
月十六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六娶
郭氏贈孺人再娶楊氏封孺人子用復國子生娶莊氏
繼娶楊氏孫象深庠生娶蔡氏早卒象與娶莊氏象昭
聘叅政洪公富之孫女孫女一人許叅政黃公潤之少
子伯農二公皆先生友也女一人適庠生張志遂外孫

守謨守詔守誥守論詔誥俱庠生曾孫女一人象深出
用復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吉奉葬于南安三十
三都之乾頭原其兆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形癯神清溫
恭而莊和氣溢於面目語不華寡無悅人之容而有浸
漸醉人之益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知
其有道君子也淡菲由性加不欲以疾憂親尤寡食色
之好居常泊如也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味深規過攻
愆不爲遽切常以微詞感諷謙抑恂恂若可玩易非禮
義所可決不以徇人在齊東故冒州縣事中丞御史監
司用輿臺禮同官漠不爲耻先生跪起呼贊用下士事

上大夫之儀張御史者威虐甚內不堪其忿詬曰易某
侮我或以謂先生先生曰以禮事上為恭以非禮是侮
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中丞某入朝郡縣厚有
賂獻先生入謁持在邑所刻虛齋圖解數冊而已中丞
知夏津令不取亦不責也自號愧虛志不及其師有問
先生為名位不如師昔所期而媿耶曰惡為是吾所愧
於師者沒身焉其由其言其志可知也先生傳師學教
授生徒數百人未嘗自出其書曰蒙引一部足矣細翫
熟復可也自為說於師何所加祇不及耳且有西河疑
子夏之嫌也其篤信貶遜若此學專一家不務該泛間
其不務博要以脩質反約為功某知其以微詞教我
某罷河南閱歲而先生乞還侍游於家十有七年雖不
副師誨知其學術事行則不後他人故用復委狀先生
之行而不得辭嗚呼木壤山頽仰放曷所文劣而事核
惟宗工鉅筆採擇而章著焉

中順大夫永州府知府唐有懷公行狀

公名 字 常州武進人武進有唐氏由封評事公
伯誠始實徙自淮生五子次子復以進士起家大理評
事為平樂知府有宦蹟見一統志第五子封給事公衍

生子貴庚戌進士會試第三人爲戶科給事中以清慎
長厚祀于鄉公之父也母封孺人周氏戶科公卒于官
公年十三歲十六補郡學弟子貢二十八舉于鄉是歲
周孺人歿凡六舉會試不第就銓得信陽州知州蒲考
以多奏薦合格得恩進戶科公階奉直大夫贈周孺人
太宜人陞戶部員外郎轉南京戶部郎中遷永州府知
府居二年乞致仕時年六十二歸十一年以疾終嘉靖
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也年七十三妻任氏贈宜人子
二人順之春坊右司諫正之郡庠生某氏出孫三人鶴
徵魁徵夢徵曾孫一人女六人適布政司叅議董十一

書算劉大中翰林院編脩王立道監生賀鏗監生左丞
庠生沈 孫女 人適白啓京孫臯公始孤母慈之甚
而教之特嚴公雖幼已知感尅自奮發夜讀書或倦假
寐母怒唾之曰兒不思嗣父之業而昏曠若此耶唾垂
垂如纓絡公不敢拭後不復倦也母歿讀書倦輒泫然
曰今日欲得母唾安可得耶少侍父客觀客奕父叱曰
汝可宜觀此堂與友人飲至醉嘔公使人取骰子詈曰
此物作崇也擲去之遂終身不識奕亦不復畜骰子非
徒不違其訓自以生無事父之日而養母之力未備以
是致其思也痛心恨慕老壯如一日於孝天性也取詩

有懷二人之義以自傷因號有懷汲汲人倫獎誘名教一本於痛慕之實其諸躬行所以充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慢惡於人靡事不然性剛狷內辨廉取而擇受果退而恬處常恐失身以貽先辱守之沒齒不以既衰少改也信陽當孔道館遇過客供帳使者費不貲公裁之使不廢禮而已不以銖髮妄費為取悅買名聲地也過者或不能堪比詢公所自奉極潔菲不敢怒有起敬者部使者行部聞公廉而未審也逮里甲一人至庭誘之使言曰州官費汝錢幾何第言之吾追還汝所費錢其人無所言則必毒刑恐之遂大呼曰寧死不敢汙州官之復逮他人至者皆如之僅得其擅用三百錢鑿解中一井然後審公之廉也按察分司邇城分巡以城樓不利邸舍欲徙之時旱蝗公恐煩民仰天長吁分巡恠問公荅曰方祝飛蝗多少耳分巡盛怒然竟為公止州置衛軍民雜居軍買民田倚戎籍租稅而不徃民役彌重破產公曰若此不已田皆折而入於軍州必無民矣按田校第其產役之如民武人始訂交煽公不為奪民以大蘇其聽軍民爭訟則平心決之不私其民武人退服其公也富民死遺孤方數月族人爭其產訟于官公一見曰嗟乎多財而當強族是哻哻者死矣因為三分其產

一與族人一給育孤者費而一以待孤之長畀之判訖
令抱孤至前孤忽大笑有聲似解公所為判也初籍其
家財多竒古玩物公不目之一以還其家斷獄務在生
之信陽俗多推埋攻剽有司斷死刑歲繁然濫者不少
矣公曲為求情得其可生者諍之上官不得諍不止生
者非一人每諍一獄得入內輒喜曰吾今日活一人矣
家人恠其食飽盖有所喜云有勢者誣其怨家七人為
盜挾分巡之力以要公公不聽則搆公於分巡公不辨
亦不忿七人者竟不坐分巡嘗誤出真盜案將下公抱
獄具往諍之久而後悟其誤也公雖務生人又不苟縱
若此有貨郎商於外歲一歸其婦有所私殺貨郎託言
商不歸人未之覺也久之賣田產族人疑之以謀產告
婦與所私者懼露走湖廣公謂失尸則獄終不決徧索
之得尸水溝頭頸繫一草繩面如生方罪人未得公為
之累夕不寐忽聞戶外有嘯者公曰此非鬼物其為貨
郎乎必為汝復仇毋急我也嘯者若變聲唯唯如是月
餘公密禱城隍出私錢選善偵捕者遠購果得之獄具
斃罪人于獄嘯者亦息在戶部勤職守法最為尚書梁
儉菴公所知一日本科缺人梁公顧謂左右侍郎曰公
得其人乎莫踰唐貞外矣梁公剛介綜覈屬官鮮當其

意也其赴永州命子司課壻編修王君作祭周濂溪柳
子厚二祠文至郡謁祭新其廟宇而加禮元公之後所
以施於民者期不負元公之學永事簡民厚一與之寬
靖不擾闔郡晏然朴楚偃庭中阜隸植立民自以爲樂
其生公亦自喜以爲得郡宜其所長也晨衙獄吏報囚
增一人卽額蹙曰額未能使獄空耶楚俗最苦客戶游
民永民厚易苦游民恣苦之其最爲苦者強贅也富室
有婦新孀游民輒推一人爲夫而孰爲媒孰爲主婚皆
游民自相推擇擁之入室不問贅肯不肯也壻其婦則
子其子而有其財久則鬻而他之公訪其魁傑久恣者
置之死弊以頓息永民手加額相賀道桂民與徭僮錯
處蠻夷喜亂居民又易欺愚給詐之故永多徭患公以
恩撫循熟徭以致徭徭首聞威信相率詣府有持峩蜜
爲獻公取蜜封嘗之而反其餘蜜首叩頭感悅以大人
不疑而無所貪也其不可致者設計掩捕得魁首鄭仲
義等百餘人殲之而痛禁民之欺愚徭者使相安全永
以無徭患壬寅秋瘴大作氣起處如飛絳雲觸者一縷
輒死者數萬人公爲文禱之自審方藥分投之營採
護視不憚勞悴早出夜休左右以爲諫公曰吾恨不能
身代民死而敢愛勞乎瘴漸止訪屬吏死者厚給其家

歸之不能歸者葬之爲壇而識之民死不能葬者予槨而令什伍相收掩民忘其札是時麻巾半城市公出不及避往往脫巾公垂涕揮手止之作莫脫巾謚永民德之傳誦一日徧諸邑先代唐刺史有惠政血食于郡永人爲之語曰前唐後唐云民方相得公遽决意謝去上下固留之曰吾非困於政量力而止者吾在家手中不能留一錢而爲民樽節財用件拆錙筭便有條理家事掛口亦厭治官事精力鼓舞常有餘未明而出當食或輟至夜分方罷而不倦也顧吾所施爲在吏民耳目豈患不勝任而欲去哉吾年將及宜去不善事上官而性

不能忍辱宜去世方尚竿牘遺贈而吾好爲民惜財無所辨此宜去且吾爲州欲去者數矣今猶不决尚待何日友人周君振爲巨津知州謀于公公曰七十歲老翁乃曲腰作萬里蠻荒吏耶周君遂致政於是留者強聒不休公曰吾不忍負周巨津也公之自引非爲愧周君然其與人謀忠而所以自爲者亦如此公本坦夷無機世人一種巧備潛中目探耳取言飶笑刀之術生而不解淳如也既家居益委運任心文史之外寄興於酒並以花鳥自娛親友爲致名花奇鳥公躬灌培呼飼之如理家事鳥鳴花滋對之欣然關一圃圃故有池壘數石

為小峰曰山水盡在是矣未嘗遠出游覽與鄰翁田叟
飲塔然極醉衣冠之會強預其間見其機鋒迭出或背
面相訾詆歸輒恙悔然性不為拒忤時復強預之而復
悔之有司慕公風誼欽重有加公亦加禮於有司往來
不廢然未嘗一語及公事族戚有事不得已為之請人
皆信公之無他不以為有請也邑賢士夫毛古菴公徐
養齋公與公游處獨厚皆以名檢風教相敦人仰之無
異詞尤以公為樸質而近自然也性儉其淡素衣屢澣
之衣弊則補綴之自食菲薄無客未嘗割鷄及致客則
營辨求豐若恐客不得致也未嘗妄取一錢於人有錢

在手即餽遺舊戚周振貧乏隨手輒盡既不善籌筭居
積未嘗妄取而又喜客好施也自始孤周孺人置田三
百畝有屋一區為舉人二十年居官十七年致政家居
十一年增田百畝而已孤時嘗為仲叔所虐既貴叔老
敬叔而撫其姪如有恩者一從弟孤貧藉公有立偶酌
酒手斧向公公曰汝醉耶因皇恐墮斧公待之如初其
人悔改受孤託於族戚故舊頗多一一為之盡大節隱
行不愧其心方寸灑然常樂也閔俗悼政若力不能拯
而引為已憂嘔眉戚戚其外常若有不樂者分別善惡
好惡不妄有市人以已子與兄子均財公嘆曰吾不如

也薦爲鄉飲賓其人自以市人也避不赴公每對人言
之邑子某逆其父父至出矢言訣之終不食汝粒米邑
子公同學友也昌言諍斥之且曰不言之督學使者黜
之不止其人旋斃乃止信陽孝子趙謨庠生也制終廬
於墓次不忍入學公造廬敦請之有媪送夫喪道觸棺
死孤方十歲公給米贍之月令其族長攜孤詣州受米
實欲月見其成長也未州屬貧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
度不得見子而苑剪髮一縷寄之而居州如故公聞惡
之甚力請上官難之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
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之其在鄉在官所爲率勵風教

其事類若此蓋所以充其孝悌之實而非於彼爲悞惡
也公最名爲長者古所謂長者務爲含胡渾厚不談人
過不齒及恩怨公不能藏人過時面折之雖素相厚者
是是非非不少貸口中未嘗不言某恩某怨也然人莫
不稱公長者非特衆人信公其有過爲公所談者亦曰
公口則然其心未嘗過我也雖公嘗言與之有怨者亦
曰公口則然公未嘗芥蒂我必不報復我也此公所以
爲長者也信陽州衛舊常隙公在州與衛官歡然在戶
部監十庫與中官共事強則取禍弱則招侮公平心其
間中官皆德公未州有南渭王府每招飲公輒往往輒

盡醉後公去州郡幾何年矣衛官南渭王之書問不絕也而十庫中官與後共事戶部郎必問唐公宦蹟所在居起何若公亦每自喜曰武人中貴王府皆仕途所謂極難處者我能不覺其然然公未嘗曲法徇之其於物無害中心誠有信乎人者公嘗病困手書與友人訣吾平生無他長惟不伎不求二字可以無愧至是寢疾復舉以自計曰吾知免矣疾篤命諸子告別于先祠徹薦果公方坐取一果啖之核未吐而瞑面微笑也葬畢三虞方訖祭異香滿堂室內外聞之莫知所至乃從靈几前起也臨化實景苑後靈響非積功累行氣完真還胡以有此嗚呼如公者生死之際可謂全矣公性喜爲詩不鍛鍊求工而藹有風趣至於居官而憂民去鄉而思親友與夫弔古悼亡皆直寫真情有古者本人倫厚風俗之遺有詩數卷然公謙厚自匿諸子方謀刻之某與應德游公亦忘年輩而友之知公爲詳甲午冬某由吏部郎中謫判常州應德亦削翰林編脩籍還里辛丑春某罷河南叅政應德亦以右司諫爲民皆先後相次亦皆及侍於公家公不徒不以失官咎其子且不以某之得謫罷爲有罪也公之葬應德謂必羅達夫銘而某狀其行不遠數千里入閩乞文某亦千里赴之遂相與

論訂於武夷山中事事皆實錄某固不敢誣長者應德亦不敢誣其親也嗟乎人知應德之進道不懈而不知由公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應德之遜世無悶而不知由公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公未嘗言學而家庭刑範陶成之實學者可以觀矣蓋語公之所以自成則在漢陳寔晉吳隱之之間語其功之在於後世則與宋之程太中朱韋齋比盛矣事核文劣某深抱不自滿斯有待於羅君矣謹狀

通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